

7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9 1953

T9150 /3838c

武道
門學
圖書
印

九
八
五

容齋三筆卷第九

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趙汝愚初拜相陳騏自參知政事除知樞密院
趙舜不受相印乃改樞密使而陳已供職累日
朝論謂兩樞長又名稱不同為無典故按熙寧
元年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名府陳升之過闕留
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
彥博呂公弼既為使神宗以升之三輔政欲稍
異其禮且王安石意在抑彥博故特命之然則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自有故事也

赦放債負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人不以為便何澹為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小人無義幾至喧譟紹熙五年七月覃赦乃只為蠲三年以前者按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為得又云天福五年終

以前殘稅並放而今時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三年為斷則民已輸納無及於惠矣唯民間房賃欠負則從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區區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馮道王溥

馮道為宰相歷數朝當漢隱帝時著長樂老自敘云余先自燕亡歸河東事莊宗明宗愍帝清泰帝晉高祖少帝契丹主漢高祖今上三世贈至師傅階自將仕郎至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

州巡官至武勝軍節度使官自試大理評事至
兼中書令正官自中書舍人至戎太傅漢太師
爵自開國男至齊國公孝於家忠於國已無不
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
人上不欺於天其不足者不能爲大君致一統
定八方誠有愧於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
自樂何樂如之道此文載於范質五代通錄歐
陽公司馬溫公嘗詆誚之以爲無廉恥矣王溥
自周太祖之末爲相至國朝乾德二年罷嘗作

自問詩述其踐歷其序云予年二十有五舉進
士甲科從周祖征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時同年
生尚未釋褐不日作相在廊廟凡十有一年歷
事四朝去春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當此
榮遇十五年閒遂躋極品儒者之幸殆無以過
今行年四十三歲自朝請之暇但宴居讀佛書
歌詠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
見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敘相類亦
可議也

周玄豹相

唐莊宗時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時
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安重誨使他人易服而坐
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
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
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爲神將召至京
師宰相趙鳳諫乃止觀此事則玄豹之方術可
知然馮道初自燕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爲
本院巡官甚重之玄豹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

不可過用書記盧質曰我曾見杜黃裳寫真圖
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
足信也承業於是薦道爲霸府從事其後位極
人臣考終牖下五代諸臣皆莫能及則玄豹未
得擅唐許之譽也道在晉天福中爲上相詔賜
生辰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
懇辭不受然則道終身不可問命獨有形狀可
相而善工亦失之如此

鈞鋸滄浪

柳子厚鈔鉏潭西小丘記云丘之小不能一畝
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
四百子憐而售之以茲丘之勝致之澧水鄴杜
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
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
能售蘇子美滄浪亭記云子游吳中過郡學東
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
徑於雜花脩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三向
皆水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子愛而裴
回遂以錢四萬得之子謂二境之勝絕如此至
於人棄不售安知其後卒爲名人賞踐如滄浪
亭者今爲韓蘄王家所有價直數百萬矣但鈔
鉏復埋沒不可識士之處世遇與不遇其亦如
是哉

司封失典故

南渡之後臺省胥吏舊人多不存後生習學加
以省記不復諳悉典章而司封以閒曹之故尤
爲不謹舊法大卿監以上贈父至太尉止餘官

至吏部尚書止今司封法餘官至金紫光祿
夫蓋昔之吏書也而中散以上贈父至少師上
按政和以前太尉在太傅上其上唯有太師故
凡稱攝太尉者皆爲攝太傅則贈者亦應如此
不應但許至少師也生爲執政其身後但有子
升朝則累贈可至極品大國公歐陽公位參知
政事太子少師後以諸子恩至太師充國公而
其子棐亦不過朝大夫耳見於蘇公祭文及黃
門所撰神道碑比年汪莊敏公任樞密使以子

贈太師當封國公而司封以爲須一子爲侍從
乃可竟不肯施行不知其說載於何法也朱漢
章却以子贈至大國公舊少卿監遇恩封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自後再該加封則每次增百戶
無止法今一封即止舊學士待制食邑千五百
戶以上每遇恩則加實封若虛邑五百者其實
封加二百虛邑三百二百者實封加一百今復
不然雖前執政亦只加虛邑三百耳故侍從官
多至實封百戶即止尤可笑也

老人該恩官封

晁無咎作積善堂記云大觀元年大赦天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故漳州軍事判官晁仲康之母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爲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初不異往者丞相以爲可而上之封壽光縣大君今自乾道以來慶典屢下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十即得官封而子已沒者其家未嘗陳理爲可惜也

學士中丞

淳熙十四年九月予以雜學士除翰林學士蔣世脩以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時施聖與在政府語同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逼人吾輩當自點檢蓋謂其必大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紹興中所除者不暇縷述姑從壽皇聖帝以後至于紹熙五年枚數之爲學士者九人仲兄文安公史魏公伯兄文惠公劉忠肅王日嚴王魯公周益公及子其後李獻之也二兄史劉王周

皆擢執政日嚴以耆老拜端明致仕唯予出補
郡獻之遂踵武爲中丞者六人辛企李姚令則
黃德潤蔣世脩謝昌國何自然也辛姚黃皆執
政唯蔣補郡昌國徙權尚書即去國自然以本
生母憂持服云

漢高祖父母姓名

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媪見於史者如是而已
皇甫謐王符始撰爲奇語云太公名執嘉又名
孺媪姓王氏唐洪文館學士司馬正作史記索

隱云母温氏是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
文其字分明作温云母温氏與賈膺復徐彥伯
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深嘆古人未聞聊記異見
予竊謂固果有此明證何不載之於漢紀疑亦
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嘗在嶺
外見康州龍媪廟碑亦云姓温氏則指媪爲温
者不一也唐小說纂異記載三史王生醉入高
祖廟見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長碑昭然具
載外族温氏蓋不根誕妄之說

君臣事迹屏風

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事跡上以天下無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遂采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其序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詔有批李夷簡及百寮嚴綬等賀表其畧云取而作鑑書以爲屏

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爲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旣庶幾爲坐隅之戒發揮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於表賀又答詔勤渠如此亦幾於叢脞矣憲宗此書有辨邪正去奢泰兩篇而末年用皇甫鏞而去裴度荒於遊宴死於宦侍之手屏風本意果安在哉

僧道科目

唐末帝清泰二年二月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道士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此事見舊五代史記不知曾行與否至何時而罷也蓋是時猶未鬻賣祠部度牒耳周世宗廢併寺院有詔約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

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兩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三處祇委判官逐處聞奏候勅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其防禁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于官便可出家也念經讀經之異疑爲背誦與對本云

射佃逃田

漢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隨宜損益不害其爲炎

漢唐之法制大抵因隋小加振飾不害其爲盛
唐國家當五季衰亂之後其究不下秦隋然一
時設施固亦有可采取按周世宗顯德二年詔
應逃戶莊田並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稅租如三
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並交還
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
年外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諸
州陷蕃人戶來歸業者五周年內三分交還二
分十周年內還一半十五周年內三分還一此
外者不社交還之限其青明白人人可曉非若
今之令式文書盈於几閣爲猾吏舞文之具故
有捨去物業三五十年妄人詐稱逃戶子孫以
錢買吏而奪見佃者爲可歎也

周世宗好殺

史稱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
往寘之極刑予旣書于續筆矣薛居正舊史記
載其事甚備而歐陽公多芟去今畧記于此樊
愛能何微以用兵先潰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

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璘以捕盜不獲左
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刑部員外郎
陳渥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
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
役夫有就瓦中噉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
以不奉使者命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
造軍士袍襦不辦楚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
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孟字義訓

一字數義固有之矣若孟字只是最長最先之
稱如所謂孟侯孟孫元妃孟子孟春孟夏之類
是也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注云大
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而謂孟爲里克妻字則
非矣又云孟一作盍史記呂后本紀注中引此
句而司馬正索隱乃云孟者且也言且啗我物
其說無所據班固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羣李善
乃注孟爲勉蜀王衍書其臣徐延瓊宅壁爲孟
言蜀語謂孟爲弱故以戲之其後孟知祥得蜀

館于徐第以爲已識此義又爲無稽也東坡與歐陽叔弼詩云主孟當啗我玉鱗金鯉魚正用優施語魯之寶刀曰孟勞不詳其義

向巨原詩

亡友向巨原自少時能作詩予初識之於梁宏夫坐上未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從吳傳朋游芝山登五老亭以駕言出游分韻賦詩巨原得駕字其語云茲山何巍巍氣欲等嵩華從公二三子勝日飽閒暇躋攀謝車輿白辨兩不借捫

蘿覓幽陞行椒得孤榭側送夕陽移俯視高鳥下登臨記曩昔歲月驚代謝却數一周星復命千里駕身從泛梗流事與浮雲化竭來共一尊似爲天所赦明發還問塗合離足悲吒詩成觀者皆服傳朋游絲詩卷數百篇巨原獨不深嘆美之頗記其數句曰先生著名節百世追延陵我評先生賢不以能書稱功成磨蒼崖盛德頌日昇勿書陵雲榜華顛踏高層句格超峻其旨皆有規諷與前所紀劉彥冲古風相類也後哀

其平生所作數千篇目爲葵齋雜藁倩予爲序時予在章貢及序成持寄之則已卧病僅能於枕上一讀而已巨原初見韓子蒼得一詩曰老子真祠地君來覓紙題文如士衡俊年與正平齊聞說鍾陵郡官居章水西涪翁詩律在佳處可時携而韓集佚不收但見序中耳

葉晦叔詩

亡友葉黯晦叔嘗除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十九年爲福建帥屬予嘗因春補諸生白于府主邀

與同考校鎖宿貢院兩旬予作長句云沈沈廣厦清如水市聲人聲不到耳一閒十日豈天賜慙愧紛紛白袍子相逢更得金玉人久矣眼中無此士連牀夜語不成寐徃徃雞聲忽驚起是中差樂真難名昔者相過安得此但憐時節不相謀正墮清明寒食裏梨花已空海棠謝外間物色知餘幾只恐兩風摧折之負此一春吾過矣謝公尋山飽閒暇應笑腐儒黏故紙錦囊得句應已多萬一相思頻寄似時謝景思爲參議

官故卒章簡之晦叔和篇云文章萬言抵杯水
世上虛名徒爾耳我常自笑一生癡那更將癡
笑羣子大屋沈沈餘百年到今所閱知幾士看
渠得失自偶然其閒悲喜從何起君聞我言亦
大笑爲說萬事揔如此缺兩句急須了却公家事
門外不知春有幾缺三句飛雨時聞打窓紙他年
萬一復相從未必從容今日似其語意超新惜
不能盡憶又嘗云五十六言大抵多引韻起若
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棲地僻經過少老

病人扶再拜難是也然此猶是作對若以散句
起又佳如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樽俎定常開
是也故予自福倅滿歸晦叔以二詩送別正用
此體一章云一門伯仲知誰似四海文章正數
君何事與予如舊識由來於世兩相聞閒官各
喜光陰賸勝地空多物色分忽復翩然從此去
便應變化上青雲二章云此地相從驚歲晚登
臨况是客歸時却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
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爲悲梅花

盡醉清江上。黯澹西風凍雨垂。可謂奇作。然相
別不兩年。即下世。每誦味其語。輒爲悽然。因刻
所作容齋記。嘗識于末。

容齋三筆卷第九

容齋三筆卷第十

十七則

詞學科目

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者
不復習爲應用之文。紹聖二年。始立宏詞科。除
詔誥制勅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序
記誡諭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唯進士得
預。而專用國朝及時事爲題。每取不得過五人。
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內二篇。
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紹

與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
一科遂增爲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露
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
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卿大夫之任子亦
就試爲博學宏詞科所取不得過五人任子中
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
也自乙卯至于紹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
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人而紹熙庚戌闕不取
其以任子進者湯岐公至宰相王日嚴至翰林

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
史陳峴方進用而予兄弟居其閒文惠公至宰
相文安公至執政子冒處翰苑此外皆係已登
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
沈德和莫子齊倪正父莫仲謙趙大本傅景仁
至侍從葉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餘多碌碌而
見存未顯者陳宗召也然則吾家所蒙亦云過
矣

唐夜試進士

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爲自平旦至通宵劉虛白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勅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爲文曾無舊制王道以明規是設公事須白晝顯行其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閉門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曆畫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晝試應諸科對策並依此例則晝試進士

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至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尚書知貢舉竇正固奏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爲限并諸色舉人有懷藏書冊不令就試亦知於何時復有更革白樂天集中奏狀云進士許用書冊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試朝暮也

納絀絹尺度

周顯德三年勅舊制織造絀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並須及二尺五分

宜令諸道州府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及一十二兩其純紬只要夾密停勻不定斤兩其納官紬絹依舊長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稅絹尺度長短闊狹斤兩輕重頗本於此

朱梁輕賦

朱梁之惡最爲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詈然輕賦一事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爲拈出其語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一鎮外嚴烽候內辟汗萊厲以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

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斂輕而丘園可戀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爲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斂以奉上民產雖竭軍食尚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四三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區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有家者之龜鑑也資治通鑑亦不載此一節

坎離陰陽

坎位正北當幽陰肅殺之地其象於易爲水爲月董仲舒所謂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然而謂之陽離位正南當文明赫赫之地於易爲日爲火仲舒所謂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然而謂之陰豈非以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邪司馬正云天是陽而南是陽位故木亦是陽所以木正爲南正也火是地正亦稱北正者火數二二地數地陰主北方故火正亦

稱北正究其極摯頗似難曉聖人無所云古先名儒以至于今亦未有論之者

前執政爲尚書

祖宗朝曾爲執政其後入朝爲他官者甚多自元豐改官制後但爲尚書曾孝寬自簽書樞密去位復拜吏部尚書韓忠彥自知樞密院出藩以吏書召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嘗爲左丞而清臣存復拜吏書宗孟兵書先是元祐六年清臣除目下爲給事中范祖禹封還朝廷未決繼

又進擬宗孟兵部右丞蘇轍言不如且止左僕射呂大防於簾前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遂已胡宗愈嘗爲右丞召拜禮書吏書自崇寧已來乃不復然

河伯娶婦

史記褚先生所書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吾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錢

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分其餘錢持歸巫行視小家女好者即聘娶爲治齋宮河上粉飾女浮之河中而沒其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豹曰至娶婦時吾亦往送遂投大巫嫗及三弟子并三老於河乃罷去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予按此事蓋出於一時雜傳記疑未必有實而六國表秦靈公八年初以君王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知止於何時注家無說司馬正

史記索隱乃云初以君主妻河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爲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爲河伯娶婦蓋其遺風然則此事秦魏皆有之矣

六經用字

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
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爲佑在易爲
祐在詩爲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爲惟在詩爲
維在易爲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元字周禮之

灋眚薨籙齋臯獻臬料糶簪等字他經皆不然
今人書无咎无妄多作無失之矣孝宗初登極
以潛邸爲佑聖觀令玉冊官篆牌奏云篆法佑
字無立人只單作右字道士力爭以爲觀名去
人恐不可安跡有旨特增之

鄂州興唐寺

鄂州城北鳳凰山之陰有佛刹曰興唐寺其小
閣有鐘題誌云大唐天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
鑄勒官階姓名者兩人一曰金紫光祿大檢校

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陳知新一曰銀青光祿
大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楊琮大字之下
皆當有夫字而悉削去觀者莫能曉五代新舊
史九國志並無其說唯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
行密之父名怵怵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
方破杜洪於鄂而有其地故將佐爲諱之行密
之子渭建國之後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御史
大夫爲御史大憲更可證也鄱陽浮洲寺有吳
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順義三年鐘皆刺史

白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
大卿然則亦非大憲也王得臣塵史嘗辨此事
而云行密遣劉存破鄂州知新琮不預志傳皆
略而不書予又按楊溥時劉存以鄂岳觀察使
爲都招討使知新以岳州刺史爲團練使同將
兵擊楚爲所執殺則知新乃存偏裨非不預也

彌衡輕曹操

孔融薦彌衡以爲淑質正亮英才卓犖志懷霜
雪疾惡若讐任座史魚殆無以過若衡等輩不

可多得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衡素相輕疾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因召之擊鼓裸身辱之融爲見操說其狂疾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宴衡乃坐於營門言語悖逆操怒送與劉表衡爲融所薦東坡謂融視操特鬼蜮之雄其勢決不兩立非融誅操則操害融而衡平生唯善融及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融脩皆死於操手衡無由得全漢史言其尚氣剛傲矯時慢物此蓋不知其鄙

賤曹操故陷身危機所謂語言狂悖者必誦斥其有僭篡之志耳劉表復不能容以與黃祖觀其所著鸚鵡賦專以自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游高峻栖峙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雖周旋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翼於衆禽又云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又云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以嶮巖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又云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

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卒章云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効愚子每三復其文而悲傷之李太白詩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羣英鏘鏘振金石句句欲飛鳴摯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此論最爲精當也

禁中文書

韓魏公爲相密與仁宗議定立嗣公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壽皇聖帝自德壽持喪還宮二十五日有旨召對與吏部尚書蕭燧同引中使先諭旨曰教內翰留身旣對乃旋於東華門內行廊下夾一素幄御榻後出一紙錄唐正觀中太子承乾監國事以相示蕭先退上與邁言欲令皇太子參決萬幾使條具合行事宜仍戒云進入文字須是密邁奏言當親自書寫實封請通進

司上曰也只翦開不如分付近上一箇內臣邁
又言臣無由可與內臣相聞知惟御藥是學士
院承受文字尋常只是公家文書傳達今則不
可欲俟檢索典故了日却再乞對面納上曰極
好於是七日閒三得從容乃知禁廷機事深畏
漏泄如此其詳見於所記見聞事實

老子之言

老子之言大抵以無爲無名爲本至於絕聖棄
智然所云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
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乃似於用機械而有心者微言淵奧固莫探其
旨也

孔叢子

前漢枚乘與吳王濞書曰夫以一縷之任係千
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
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馱而驚之係方
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
以復出孔叢子嘉言篇載子貢之言曰夫以一

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馘而驚之係方絕重而鎮之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語漢書注諸家皆不引證唯李善注文選有之予按孔叢子一書漢藝文志不載蓋劉向父子所未見但於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書之末有連叢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書十篇疑即是已然所謂叢子者本陳涉博士孔鮒子魚所論集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唐以前不爲人所稱至嘉祐四年宋咸始爲注釋以進遂傳于世今讀其文略無楚漢閒氣骨豈非齊梁以來好事者所作乎孔子家語著錄於漢志二十七卷顏師古云非今所有家語也

小星詩

詩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非前人論之多矣唯小星一篇顯爲可議大序云惠及下也而繼之曰夫人惠及賤妾進御於君故毛鄭從而爲

之辭而鄭箋爲甚其釋蕭蕭宵征抱衾與綯兩句謂諸妾蕭蕭然而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又云綯者牀帳也謂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宮中嬪妾雖云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于抱衾而行況於牀帳勢非一已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與殷其雷之指同

桃源行

陶淵明作桃源記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系之以詩曰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桃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僞爲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

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選用其語又繼之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詆然予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於劉裕託之於秦借以爲喻耳近時胡宏仁仲一詩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記僞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其說得之矣

司封贈典之失

前所書司封失典故偶復憶一事尤爲可笑紹興二十八年郊祀赦恩資政殿學士樓炤父已贈少師乞加贈司封以資政殿學士係只封贈一代父旣至少師不合加贈獨改封其母范氏歐陽氏爲秦國魏國夫人蓋樓公雖嘗爲執政而見居官職須大學士乃恩及二代故但用侍從常格資政殿學士施鉅父仲說已贈太子太

保加爲宮傅亦不及祖也乾道六年仲兄以端
明殿學士知太平州是年郊赦伯兄已贈祖爲
太保而轉運司移牒太平州云準吏部牒取會
本路曾任執政官合封贈二代者仲兄旣具以
報又再行下時祖母及父母已至極品於是以
祖爲言遂復贈太傅命詞給告殊非端殿所當
得不知省部一時何所據也

辰巳之巳

律書釋十母十二子之義大略與今所言同唯

至四月云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巳
盡也據此則辰巳之巳乃爲矣音其他引二十
八宿謂柳爲注畢爲濁昴爲留亦見於毛詩注
及左氏傳如詩謂營室爲定星也

容齋三筆卷第十一

十六則

碑誌不書名

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
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
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如淳于
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
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特剏太守曾孫謁者孫
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
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序之文亦

文式之制碑誌之
八部制碑誌之
蓋少制此碑誌之
至四月其外十二

然王荆公爲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旨爲不相契。東坡先生送路都曹詩，首言乖崖公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遂求去，以詩留別，所謂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者，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坡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及守潁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誦此語留之，不可乃采前人意作詩送之。其詩大略云：結髮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則路君之賢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書其名，使之少獲表見，又爲可惜也。

漢文帝不用兵

史記律書云：高祖厭苦軍事，偃武休息。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擁兵阻阨，選蠕觀望，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邊吏。

遷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
日忘之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
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
於田畝天下富盛粟至十餘錢予謂孝文之仁
德如此與武帝黷武窮兵爲霄壤不侔矣然班
史略不及此事資治通鑑亦不編入使其事不
甚暴白惜哉

帝王諱名

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廟
中耳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成王時所作詩昌發
不爲文武諱也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
在其時厲王名胡而胡爲虺蜴胡然厲矣之句
在其孫幽王時小國曰胡亦自若也襄王名鄭
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于秦晉曰
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傅王唯秦始皇
以父莊襄王名楚稱楚曰荆其名曰政自避其
嫌以正月爲一月蓋已非周禮矣漢代所謂邦
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徹之字曰通雖但諱本

字而吏民犯者有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
不偏諱故戴胄唐儉爲民部尚書虞世南李世
勣在朝至于高宗始改民部爲戶部世勣但爲
勣韓公諱辨云今上書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饑
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喻及機以爲觸犯此數
者皆其先世嫌名也本朝尚文之習大盛故禮
官討論每欲其多廟諱遂有五十字者舉場試
卷小涉疑似士人輒不敢用一或犯之徃徃暗
行黜落方州科舉尤甚此風殆不可革然太祖
諱下字內有从木从勻者廣韻於進字中亦收
張魏公以名其子而音爲進太宗諱字內有从
耳从火者又有梗音今爲人姓如故高宗諱內
从勻从口者亦然真宗諱从心从亘音胡登切
若缺其一畫則爲恒遂并恒字不敢用而易爲
常矣

家諱中字

士大夫除官於官稱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諱者
聽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燾仁甫之父名中當

贈中奉大夫仁甫請於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
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卿丞相頗欲
許之予在西垣聞其說爲諸公言今一變成式
則他日贈中大夫必爲祕書監贈太中大夫必
爲諫議矣法不可行遂止李愿爲江東提刑以
父名中所部遂呼爲通議蓋近世率妄稱太中
也李自稱只以本秩曰朝散黃通老資政之子
爲臨安通判府中亦稱爲通議而受之自如

記張元事

自古夷狄之臣來入中國者必爲人用由余入
秦穆公以霸金日磾仕漢脫武帝五柞之厄唐
世尤多執失思力阿史那社爾李臨淮高仙芝
渾瑊李懷光蹀跌光顏朱耶克用皆立大功名
不可殫紀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否則爲郭藥
師矣儻使中國英雋翻致力於異域忌壯士以
資敵國者固亦多有賈季在狄晉六卿以爲難
日至亘溫不能留王猛使爲符堅用唐莊宗不
能知韓延徽使爲阿保機用皆是也西夏曩霄

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
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晝承君集實紀其事
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
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峴山川風俗有
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閒云
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
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
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爲
鸚鵡詩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

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不肯往
乃礮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
從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
躇未用閒張吳徑走西夏范公以急騎追之不
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爲謀
主以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爲疲弊職此
二人爲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閒使謀者矯
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
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

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
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王
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
數聯可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承君所記如此
予謂張吳在夏國然後舉事不應韓范作帥日
尚猶在關中豈非記其歲時先後不審乎姚張
詩筆談諸書頗亦紀載張吳之名正與羌酋二
字同蓋非偶然也

宮室上木

秦始皇作阿房宮寫蜀荆地材至關中役徒七
十萬人隋煬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
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憂摩火出乃鑄
鐵爲轂行一二里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轂隨
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
用數十萬功大中祥符間姦佞之臣罔真宗以
符瑞大興土木之役以爲道宮玉清昭應之建
丁謂爲修宮使凡役工日至三四萬所用有秦
隴岐同之松嵐石汾陰之栢潭衡道永鼎吉之

談云温州鴈蕩山前世人所不見故謝靈運爲太守未嘗游歷因昭應宮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他可知矣

歲月日風雷雄雌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閏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但畢觜爲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

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郎顛傳引易雌雄祕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風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蜷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爲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音音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子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日星占相書也

東坡三詩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

山僧本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碓水自春松門風
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既至惠州殘臘
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
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
空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寧復
事客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
作鼓吹後在儋耳作觀棊詩記游廬山白鶴觀
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棊聲云五老峰前白
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

士誰歟棊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其
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句語之妙一至於此

天文七政

尚書舜典以齊七政孔安國本注謂日月五星
也而馬融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
主日第二主月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
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代水謂辰星也第六曰
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
星各異故曰七政尚書大傳一說又以爲七政

者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三說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

符讀書城南

符讀書城南一章韓文公以訓其子使之腹有詩書致力於學其意美矣然所謂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等語乃是覬覦富貴爲可議也杜牧之寄小姪阿宜詩亦云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其意與韓類也予向爲陳鑄作城南堂記亦及此意云

致仕官上壽

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仍居京師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爲令韓康公元祐二年以司空致仕太皇太后受冊乞隨班稱賀而降詔免赴二者不同如此

五經字義相反

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香之與臭遂之

與潰皆美惡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相反如
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爲四方新辟
亂爲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
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殺擾龍六擾之類以
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
荒之之類以荒訓定也無聲無臭胡臭亶時其
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之類以臭訓香也是用不
潰于成草不潰茂之類以潰訓遂也鄭康成箋
毛詩潰成與毛公皆釋爲遂至於潰茂則以爲
潰當作彙彙茂貌也自爲異同如此

鎮星爲福

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土爲惡故
有晝忌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鎮星也行遲每至
一宮則二歲四月乃去以故爲災最久然以國
家論之則不然符堅欲南伐歲鎮守斗識者以
爲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居舍火入旱
金兵水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德星不爲害也
又云五星犯北落軍起火金水尤甚木土軍吉

又云鎮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已去而復還居之其國得土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其居久其國福厚其居易輕速也福薄如此則鎮星乃爲大福德與木亡異豈非國家休祥所係非民庶可得侔邪

東坡引用史傳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百餘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繹書策也如勤上人詩集敘引崔公罷廷尉賓客

反覆事晁君成詩集敘引李邵漢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丞相詩引左史倚相美衛武公事答李琮書引李固論發兵討交趾事與朱鄂州書引王濟活巴人生子事蓋公堂記引曹參治齊事滕縣公堂記引徐公事溫公碑引慕容紹宗李勣事密州通判題名記引羊叔子鄒湛事荔枝歎詩引唐羌言荔枝事是也

兩莫愁

莫愁者郢州石城人今郢有莫愁村畫工傳其

貌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唐書樂志曰莫愁樂者
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古詞
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
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詩曰海外徒聞更九州
他生未卜此生休空傳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
送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如
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
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
陽女兒名莫愁吳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
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似阿侯盧家
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
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
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者是也盧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東家王莫
詳其義近世周美成樂府西河一闕專詠金陵
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爲
石城乎

何公橋詩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每不過數
年輒爲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疊石爲
之方成而東坡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
言詩一首凡五十六句今載於後集第八卷所
謂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鶻在河是
也予侍親居英與僧希賜遊南山步過橋上讀
詩碑希賜云真本藏于何氏此有石刻經黨禁
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賜所書也賜因言何
公初請記坡爲賦此詩旣大書矣而未遣送郡

候兵執役者見之以告何何又來謁坡曰軾未
到橋所難以想像落筆何即命具食拉坡偕往
坡曰使君是地主宜先升車何謝不敢乃並轎
而行旣至坡曰正堪作詩晚當奉戒抵暮送與
之蓋詩中云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填道抱
其馬足故欲同行以印此語耳坡公作詩時建
中靖國元年辛巳予聞希賜語時紹興十七年
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憶前事乃紹熙五年
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容齋三筆卷第十一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

十六則

眇泰秋娘三女

白樂天鷺子樓詩序云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
曰眇眇善歌舞雅多風態尚書旣歿彭城有舊
第第中有小樓名鷺子眇眇念舊愛而不嫁居
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白公嘗識之感舊游作
二絕句首章云滿窓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
卧牀鷺子樓中霜月苦秋來只爲一人長末章
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家上來見說白

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讀者傷惻劉夢得
秦娘歌云秦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尚書爲吳
郡得之誨以琵琶使之歌且舞携歸京師尚書
薨出居民閒爲蘄州刺史張繇所得繇謫居武
陵而卒秦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
與藝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劉公爲歌其事云繁
華一旦有消歇題劍無光履聲絕蘄州刺史張
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
雲中從此始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鴈哀絃風雨

夕朱弦已絕爲知音雲鬢未秋私自惜舉目風
煙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
更灑湘江斑竹枝杜牧之張好好詩云牧佐故
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好好年十三以善歌來樂
籍中隨公移置宣城後爲沈著作所納見之於
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曰君爲豫章姝
十三纔有餘主公再三歎謂言天下無自此每
相見三日已爲踈身外任塵土尊前極歡娛飄
然集仙客載以紫雲車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

徒洛陽重相見，綽綽爲當壚。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問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子謂婦人女子華，落色衰至於失主。無依如此多矣，是三人者特見紀於英辭。鴻筆故名傳到今，況於士君子終身不遇而與草木俱腐者，可勝歎哉。然眄眄節義，非泰娘好好可及也。

顏魯公祠堂詩

予家藏雲林繪監冊有顏魯公畫像，徐師川題

詩曰：公生開元閒，壯及天寶亂。捐軀范陽胡，竟死蔡州叛。其賢似魏證，天下非正觀。四帝數十年，一身逢百難。少時讀書史，此事心已斷。老來鬢髮衰，慨歎功名晚。嗟哉忠義途，捷去不可緩。初無當年悲，只令後世歎。一朝絕霖雨，南畝常亢旱。小夫計雖得，斯民蓋塗炭。長歌詠君節，千載勇夫慙。敬書子張紳庶幾，古人半師川。以詩鳴江西，然此篇不爲工。嘗記李德遠舉似童敏德游湖州題公祠堂長句曰：挂帆一縱疾於鳥。

長興夜發吳興曉杖藜上訪魯公祠一見目明
心皦皦未說邦人懷使君且爲前古惜忠臣德
宗更用盧杞相出當斯位誠艱辛生逆龍鱗死
虎口要與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姦邪
嫉忠假渠手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皆哲
人此公安得世復有洗空凡馬須騏驎童之詩
語意皆超拔亦臨川人而終身不得仕爲可惜
也

閔子不名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
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第亦曰回
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損名昔賢
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
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
同則可見矣

曾皙待子不慈

傳記所載曾皙待其子參不慈至云因鉏菜誤
傷瓜以大杖擊之仆地孔子謂參不能如虞舜

小杖則受大杖則避以爲陷父於不義戒門人
曰參來勿內予竊疑無此事殆戰國時學者妄
爲之辭且曾皙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有浴
乎沂風乎舞雩之言涵泳聖教有超然獨見之
妙於四人之中獨蒙吾與之褒則其爲人之賢
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幾寘之死地庸人且猶不
忍而謂哲爲之乎孟子稱曾子養曾皙酒肉養
志未嘗有此等語也

具圓復詩

吳僧法具字圓復有能詩聲予乃紀之於夷堅
志中殊爲不類比於福州僧智恢處見其詩藁
一紙字體效王荆公其送僧一篇云灘聲嘈嘈
雜雨聲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門去五
湖風浪白鷗輕送翁士特云朝入羊腸暮鹿頭
十三官驛是荊州具車秣馬曉將發寒燭燒殘
語未休竹軒云老竹排簷誰手種山日未斜寒
翠重六月散髮葉底眠冷雨斜風頻入夢冬凋
峰木雪縞廬落眼青青却笑渠花時吹筍排林

上吳州還見竹溪圖和子蒼三馬圖云從來畫
馬稱神妙至今只說江都王將軍曹霸實季仲
沙苑丞相猶諸郎龍眠居士善畫馬獨與二子
遙相望兩馬駢立真驪驪一馬脫去仍騰驤浣
花老人今已亡嗚呼五馬誰平章飽知畫肉亦
畫骨妙處不減黃無雙又一篇云燒燈過了客
思家獨立衡門數暝鴉燕子未歸梅落盡小窓
明月屬梨花皆可咀嚼也吳門僧惟茂住天台
山一禪刹喜其旦暮見山作絕句曰四面峰巒
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
午先教掩寺門甚有詩家風旨而或者謂山若
欲去豈容人掩住蓋吳人癡猷習氣也其說可
謂不知音

人當知足

予年過七十法當致仕紹熙之末以新天子臨
御未敢遽有請故王隆滿秩只以本官職居里
鄉衮趙子直不忍使絕祿粟俾之因任方用贅
食太倉爲愧而親朋謂予爵位不逮二兄以爲

耿耿予誦白樂天初授拾遺詩以語之曰奉詔
登左掖束帶參朝議何言初命卑且脫風塵吏
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遇尚無過
斯位其安分知足之意終身不渝因略考國朝
以來名卿偉人負一時重望而不躋大用者如
王黃州禹偁楊文公億李章武宗諤張乖崖詠
孫宣公奭晁少保迥劉子儀筠宋景文祁范蜀
公鎮鄭毅夫獬滕元發甫東坡先生范淳父祖
禹曾子開肇彭器資汝礪劉原甫敞蔡君謨襄
孫莘老覺近世汪彥章藻孫仲益覲諸公皆不
過尚書學士或中年即世或遷謫留落或無田
以食或無宅以居況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
則予之忝竊亦已多矣

淵明孤松

淵明詩文率皆紀實雖寓興花竹間亦然歸去
來辭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旋其飲酒
詩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
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見獨樹衆

乃奇所謂孤松者是已此意蓋以自況也

饒州刺史

饒州良牧守自吳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郡
圍立祠以事此外知名者蓋鮮白樂天集有吳
府君碑云君諱丹字真存以進士第入官讀書
數千卷著文數萬言生四五歲所作戲輒象道
家法事既冠喜道書奉真錄每專氣入靜不粒
食者數歲飄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爲長屬有
三幼第八稚姪不忍見其饑寒慨然有干祿意

求名得名家無長物澹乎自處與天和始終享
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終于饒州
官次大略如此吳君在饒雖無遺事可紀以其
邦君之故姑志於書吳爲人清淨恬寂所謂達
士然年過八十尚領郡符又非爲妻子計者良
不可曉唐之治不播棄黎老故其居職不自以
爲過云

紫極觀鐘

饒州紫極觀有唐鐘一口形製清堅非近世工

鑄可比刻銘其上曰天寶九載歲次庚寅二月
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前監察御史貶
樂平員外尉李逢年銘前鄉貢進士薛彥偉述
序給事郎行參軍趙從一書中大夫使持節鄱
陽郡諸軍事檢校鄱陽郡太守天水郡開國公
上官經野妻扶風郡君韋氏奉爲開元天地大
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敬造洪鐘一口其後列
錄事參軍司功司法司士參軍各一人司戶參
軍二人參軍二人錄事一人鄱陽縣令一人尉
二人又專檢校官鄱陽縣丞宋守靜專檢校內
供奉道士王朝隱又道士七人銘文亦雅潔字
畫不俗但月朔庚申則癸酉日當是十四日鑄
之金石而誤如此浮洲開福院亦有吳武義年
一鐘然非此比也

兼中書令

紹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麻制除嗣秀王
伯圭兼中書令此官久不除學士大夫多不知
本末至或疑爲當入都堂治事邸報至外郡尤

所不曉邁考之典故侍中中書令爲兩省長官
自唐以來居真宰相之位而中令在侍中上肅
宗以後始以處大將故郭子儀僕固懷恩朱泚
李晟韓弘皆爲之其在京則入政事堂然不預
國事懿僖昭之時員浸多率由平章事遷兼侍
中繼兼中書令又遷守中書令三者均稱使相
皆大勅繫銜而下書使字五代尤多國朝創業
之初尚仍舊貫於是吳越國王錢俶天雄節度
符彥卿雄武王景武寧郭從義保大武行德成

德郭崇昭義李筠淮南李重進永興李洪義鳳
翔王彥超定難李彝興荆南高保融武平周行
逢武寧王晏武勝侯章歸義曹元忠十五人同
時兼中書令太宗朝唯除石守信而趙普以故
相拜真宗但以處親王嘉祐末除宗室東平王
允弼襄陽王允良元豐中除曹佾與允弼允良
相去十七八年爵秩固存沈括筆談謂有司以
佾新命言自來不曾有活中書令請俸則例蓋
妄也官制行政三使相並爲開府儀同三司元

祐以後不復有之。雖崇觀政宣輕用名器，且改爲左輔右弼。然蔡京三爲公相，亦不敢居乾道中詔於錄黃及告命內除去侍中中書令，遂廢此官。今當先降指揮，復置則於事體尤愜當也。嗣王終不敢當，於是寢前命而賜贊拜不名。

作文字要點檢

作文字不問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着意點檢。若一失事體，雖遣詞超卓，亦云未然。前輩宗工亦有所不免。歐陽公作仁宗御書飛白記云：予

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于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乎子之室乎？曰曩者天子燕從臣于羣玉，而賜以飛白，予幸得預賜焉。烏有記君上宸翰而彼此稱予，且呼陸經之字，又登真觀御書閣記言太宗飛白亦自稱予，外制集序歷道慶曆更用大臣稱呂夷簡、夏竦、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斥姓名而曰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又

曰子時掌誥命又曰子方與修祖宗故事凡稱予者七東坡則不然爲王誨亦作此記其語云故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云云是之謂知體

侍從兩制

國朝官稱謂大學士至待制爲侍從謂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爲兩制言其掌行內外制也舍人官未至者則云知制誥故稱美之爲三字謂尚書侍郎爲六部長貳謂散騎常侍給事諫議爲

大兩省其名稱如此今盡以在京職事官自尚書至權侍郎及學士待制均爲侍從蓋相承不深考耳予家藏王泂春秋通義一書至和元年鄧州繳進二年有旨送兩制看詳於是具奏者十二人皆列名銜學士七人曰學士承旨禮部侍郎楊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槩楊偉刑部郎中胡宿吏部郎中歐陽脩起居舍人呂溱禮部郎中王洙知制誥五人曰起居舍人王珪右司諫賈黯兵部員外郎韓絳起居舍人吳奎右

正言劉敞而他官弗預此可見也翰林本以六
員爲額劉沆作相典領温成后喪事以王洙同
其越禮建明於是員外用之嘗爲一時言者所
論正此時云

片言解禍

自古將相大臣遭罹譖毀觸君之怒墮身於危
棘將死之域而以一人片言轉禍爲福蓋投機
中的使聞之者曉然易寤然非遭值明主不能
也蕭何爲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祖大怒以爲

多受賈人財物下何廷尉械繫之王衛尉曰陛
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
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上不懌即日赦出
何絳侯周勃免相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廷尉
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縮皇帝璽
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
邪帝即赦勃此二者可謂至危不容救而於立
談間見效如此蕭望之受遺輔政爲許史恭顯
所嫉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

元帝不省爲下獄也可其奏已而悟其非令出
視事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
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免
爲庶人高祖文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
非於是可見

忠言嘉謨

揚子法言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忠
謨合臯陶謂之嘉如子雲之說則言之與謨忠
之與嘉分而爲二傳注者皆未嘗爲之辭然則

稷契不能嘉謨臯陶不能忠言乎三聖賢遺語
可傳於後世者唯虞書存五篇之中臯陶矢謨
多矣稷與契初無一話一言可考不知子雲何
以立此論乎不若魏鄭公但云良臣稷契臯陶
乃爲通論

免直學士院

慶元元年正月一日鄭湜以起居郎直學士院
二月二十三日趙汝愚罷相制乃湜所草議者
指爲褒詞太過二十五日有旨免兼直院或以

爲故事所無。按熙寧初，王益柔以知制誥兼直學士院，嘗奏中書熟狀，加董氈階官之誤。宰相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罷其兼直，已而遷龍圖閣直學士。湜亦以罷直求去，不許。越三月而遷權刑部侍郎，甚相類也。

大賢之後

杜詩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乃贈狄梁公曾孫者，至云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則其衰微可知矣。近見餘干寓客李氏子云：本朝

三李相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宦。然數世之後，益爲蕭條。又經南渡之厄，今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文定濮州之族，今有居越者，雖曰不顯，猶簪纓僅傳。而文正文靖無聞，可爲太息。

焉。商周文章見於詩書，三盤五誥雖詰曲聲采，尚可精求其義。他皆坦然明白，如與人言，自武王丹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如湯之盤銘，曰

學士院嘗奏中書熟狀加董道階官之議其相
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罷其兼直已而遷龍圖閣
直學士湜亦以罷直求去不許越三月而遷

縣對轉而文五文辭無閑可爲太息
知文安艱陟之於今自武越皆輒曰不願辭
又辭南數之可今三裔並吾領干無一人吾
各宰千紵亦卧繚妻官然樓世之新蓋爲蕭
三李卧文五公胡文辭公武文安公與皆一制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 十三則

鐘鼎銘識

三代鐘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閒款識唯眉壽萬
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語差可辨認餘皆茫昧
不可讀談者以爲古文質朴固如此予竊有疑
焉商周文章見於詩書三盤五誥雖詰曲聱牙
尚可精求其義他皆坦然明白如與人言自武
王丹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如湯之盤銘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讒鼎之銘曰昧旦不顯

後世猶怠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倭再命而偃
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
是以餬余口臬氏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
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畧維則祭射
侯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
所故抗而射女衛禮至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
敢止孔悝鼎銘曰八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
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
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

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
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
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
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鼎彝扶風美陽鼎
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柎邑賜爾旂鸞黼黻琫戈
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諸
銘未嘗不粲然何爲傳於今者艱澁無緒乃爾
漢去周末遠武宣以來郡國每獲一鼎至於薦
告宗廟羣臣上壽寶憲出征南單于遺以古鼎

容五斗其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蓋以其難得故也今世去漢千年而器寶之出不可勝計又爲不可曉已武帝獲汾陰睢上鼎無欵識而備禮迎享宣帝獲美陽鼎下羣臣議張做乃以有欵識之故紕之又何也

犧尊象尊

周禮司尊彝裸用雞彝鳥彝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漢儒注曰雞彝鳥彝謂刻而

畫之爲雞鳳凰之形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又云獻音娑有婆娑之義惟王肅云犧象二尊並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爲尊陸德明釋周禮獻尊之獻音素何反而於左氏傳犧象不出門釋犧爲許宜反又素何反予按今世所存故物宣和博古圖所寫犧尊純爲牛形象尊純爲象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肅之說然則犧字只當讀如本音鄭司農諸人所云殊與古製不類則知目所未覩而臆

爲之說者何止此哉又今所用爵除太常禮器之外郡縣至以木刻一雀別置杯於背以承酒不復有兩柱三足隻耳侈口之狀向在福州見之尤爲可笑也

再書博古圖

予昔年因得漢匱讀博古圖嘗載其序述可笑者數事於一筆近復盡觀之其謬妄不可殫舉當政和宣和閒蔡京爲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而春秋三傳真束高閣故其所引用絕爲乖盾

今一切記之於下以示好事君子與我同志者商之癸鼎只一癸字釋之曰湯之父主癸也父癸尊之說亦然至父癸匱則又以爲齊癸公之子乙鼎銘有乙毛兩字釋之曰商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今銘乙則太丁之子也父巳鼎曰父巳者雍巳也繼雍巳者乃其弟太戊豈非繼其後者乃爲之子邪至父巳尊則直云雍巳之子太戊爲其父作予按以十干爲名商人無貴賤皆同而必以爲君所謂癸即報癸

已即雍已。是六七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商公非鼎銘只一字曰非。釋之曰據史記有非子者爲周孝王主馬。其去商遠甚。惟公劉五世孫曰公非。考其時當爲公非也。夫以一非字而必強推古人以證之。可謂無理。周益鼎曰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未知孰是。予按左傳文八年所紀乃梁益耳。而杞文公名益。姑周絲駒父。禹曰左傳有駒伯爲郤克軍佐駒。其姓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爲姓邪。予

按左傳駒伯者郤錡也。錡乃克之子。是時郤氏三卿。錡曰駒伯。犇曰苦成。叔至曰溫季。皆其食采邑名耳。豈得以爲姓哉。叔液鼎曰考諸前代。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周八士有叔夜。豈其族歟。夫伯仲叔季爲兄弟之稱。古人皆然而必指爲叔夜之族。是以叔爲氏也。周州。卣曰州出於來國。後以州爲氏。在晉則大夫州綽。在衛則大夫州吁。其爲氏則一耳。予按來國之名無所著見。而州吁乃衛公子。正不讀春秋。豈不知衛

詩國風乎遂以爲氏尤可哂也周高克尊曰高克者不見於他傳惟周末衛文公時有高克將兵疑克者廼斯人蓋衛物也予按元銘文但云伯克初無高字高克鄭清人之詩兒童能誦之乃以爲衛文公時又言周末此書局學士蓋不曾讀毛詩也周毀敦曰銘云伯和父和者衛武公也武公平戎有功故周平王命之爲公予按一時列國雖子男之微未有不稱公者安得平王獨命衛武之事周慧季鬲曰慧與惠通春秋

有惠伯惠叔號姜敦有惠仲而此鬲名之爲惠季豈非惠爲氏而伯仲叔季者乃其序邪予按惠伯惠叔正與莊伯戴伯平仲敬仲武叔穆叔成季相類皆上爲謚而下爲字烏得以爲氏哉齊侯罇鐘銘云咸有九州處禹之都釋之曰齊之封域有臨淄東萊北海高密膠東泰山樂安濟南平原蓋九州也予按銘語正謂禹九州耳今所指言郡名周世未有豈得便以爲州乎宋公靜鐘銘曰宋公成之經鐘釋之曰宋自微子

有國二十世而有共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剔公成未知孰是予按宋共公名史記以爲瑕春秋以爲固初無曰固成者且父旣名成而其子復名之可乎剔成君爲弟偃所逐亦非名成也周雲雷磬曰春秋魯饑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按經所書但云臧孫辰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漢定陶鼎曰漢初有天下以定陶之地封彭越爲梁王越旣叛命乃以封高祖之子恢是爲定陶共王子予按恢正封梁王後徙趙所謂定陶共王者元帝之子哀帝之父名康者也

碌碌七字

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孫愐唐韻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爲碌碌然又爲錄錄碌碌鹿鹿陸陸碌碌凡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以爲碌碌漢書蕭何贊云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言在几席之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陸

莊子漁父篇祿祿而受變於俗後生或不盡知
占測天星

國朝星官曆翁之伎殊愧漢唐故其占測荒茫
幾於可笑偶讀四朝史天文志云元祐八年十
月戊申星出東壁西慢流至羽林軍没主擢用
文士賢臣在位紹聖元年二月丙午星出壁東
慢流入濁没主天下文章士登用賢臣在位元
符元年六月癸巳星出室至壁東没主文士入
國賢臣用二年二月癸卯星出靈臺北行至軒

轅没主賢臣在位天子有子孫之喜按是時宣
仁上仙國是不變一時正人以次竄斥章子厚
在相位蔡卞輔之所謂四星之占豈不可笑也
子孫之說蓋陰諂劉后云

政和宮室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之甘泉建章
陳後主之臨春結綺隋煬帝之洛陽江都唐明
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策國朝祥符中姦臣導
諛爲王清昭應會靈祥源諸宮議者固以崇侈

勞費爲戒然未有若政和蔡京所爲也京旣固
位竊國政招大璫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
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有穆清成平
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七殿東邊有蕙馥報
瓊蟠桃春錦壘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
葆鈇英雲錦蘭薰摘金十五閣西邊有繁英雪
香披芳鈇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
音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亦十五閣又壘石爲山
建明春閣其高十一丈宴春閣廣十二丈鑿圓

池爲海橫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莊鹿砦
孔翠諸柵蹄尾以數千計五人者各自爲制度
不相泌襲爭以華靡相誇勝故名延福五位其
後復營萬歲山良嶽山周十餘里最高一峯九
十尺亭堂樓館不可殫記徽宗初亦喜之已而
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力役稍息靖康遭變詔
取山禽水鳥十餘萬投諸汴渠拆屋爲薪剪石
爲砲伐竹爲篔簹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啗衛
士

僧官試卿

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爲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予已論之矣自其後習以爲常至本朝尚爾元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久之復罷

大觀筭學

大觀中置筭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

宣王爲先師充鄒荆三國公配饗十哲從祀而列自昔著名筭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賜五等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其名風后大撓隸首谷成箕子商高常僕鬼史區巫咸九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真卜楚丘史趙史墨禪竈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颺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吉臨孝恭張曾元王朴二十八人封伯鄧平劉洪管輅趙達祖沖之殷紹信都芳許

容齋三筆
遵耿詢劉焯劉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
風王希明李鼎祚邊罔郎顛襄楷二十人封子
司馬季主洛下閎嚴君平劉徽姜岌張立建夏
侯陽甄鸞盧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條具固有
於傳記無聞者而高下等差殊爲乖謬如司馬
季主嚴君平止於男爵鮮于妄人洛下閎同定
太初曆而妄人封伯下閎封男尤可笑也十一
月又改以黃帝爲先師云

十八鼎

夏禹鑄九鼎唯見於左傳王孫滿對楚子及靈
王欲求鼎之言其後史記乃有鼎震及淪入于
泗水之說且以秦之強暴視衰周如机上肉何
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辭以却赧王之亡盡以寶
器入秦而獨遺此以神器如是之重決無淪沒
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內使何人般舁而往寧無
一人知之以告秦邪始皇使人没水求之不獲
蓋亦爲傳聞所誤三禮經所載鐘彝名數詳矣
獨未嘗一及之詩易所書固亦可考以予揣之

未必有是物也。唐武后始復置于通天宮，不知何時而毀。國朝崇寧三年，用方士魏漢津言鑄鼎。四年三月成於中太一宮之南，爲殿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鼐，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曰蒼鼎，東南曰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大觀三年，又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政和六年，復用方士王仔昔議，建閣於天章閣西，徙鼎奉安。改帝鼐爲隆鼐，餘八鼎皆改

焉。名閣曰圓象徽調閣。七年，又鑄神霄九鼎。一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曰蒼壺祀天貯醇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八曰靈光晃曜鍊神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明年鼎成，寘于上清寶籙宮神霄殿，遂爲十八鼎。繼又詔罷九鼎，新名悉復其舊。今人但知有九鼎，而十八之數，唯朱忠靖公秀水閒居錄略紀之，故詳載于此。

四朝史志

四朝國史本紀皆邁爲編修官日所作至於淳熙乙巳丙午又成列傳百三十五卷惟志二百卷多出李燾之手其彙次整理殊爲有工然亦時有失點檢處蓋文書廣博於理固然職官志云使相以待勲賢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惟趙普得之明道末呂夷簡罷始復加使相其後王欽若罷日亦除遂以爲例按趙普之後寇準陳堯叟王欽若皆祥符間自樞密使罷而得之

欽若以天聖初再入相終於位夷簡乃在其後十餘年今言欽若用夷簡故事則非也因記新唐書所載李泌相德宗加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按崔圓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反以爲圓引泌爲讓甚類前失也

宗室參選

吏部員多闕少今爲益甚而選人當注職官簿

尉輒爲宗室所奪蓋以盡壓已到部人之故按
宣和七年八月臣僚論祖宗時宗室無參選法
至崇寧初大啓僥倖遂使任意出官又優爲之
法參選一日即在闔選名次之上以天支之貴
其閒不爲無人而膏粱之習貪淫縱恣出爲民
害者不少議者頗欲懲革罷百十人之私恩爲
億萬人之公利誠爲至當若以親愛未忍姑乞
與在部人通理名次從之靖康元年八月又奏
云祖宗時未有宗室參部之法神宗時始選擇

差注一二崇寧初立法大優宗室參選之日在
本部名次之上既壓年月深遠勞效顯著之人
復占名州大縣優便豐厚之處議者頗欲懲革
不注郡守縣令與在部人通理名次有旨從之
此二段元未嘗衝改不知何時復紊也

元豐庫

神宗常憤北狄倔彊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於
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
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

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每庫以一字揭之
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分揭於上曰
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資何日成
戎捷其用志如此國家帑藏之富可知熙寧元
年以奉宸庫珠子付河北緣邊於四權場鬻錢
銀準備買馬其數至於二千三百四十三萬顆
乾道以來有封樁南庫所貯金銀楮券合爲四
千萬緡孝宗尤所垂意入紹興以來頗供好賜
之用似聞日減於舊云

五俗字

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沖涼況減決
五字悉以水爲之筆陵切與冰同雖士人札翰亦然王
篇正收入於水部中而之部之末亦存之而皆
注云俗乃知由來久矣唐張參五經文字亦以
爲訛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三教論衡

唐德宗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
召給事中徐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
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歸于善帝大悅賚予有
差此新書列傳所載也白樂天集有三教論衡
一篇云大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
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第一
座祕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沙門義林太清

宮道士楊弘元其序曰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臣學淺才微猥登講座竊以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於大眾中能師子吼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來敢不響答然予觀義林所問首以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請備陳名數而已居易對以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爲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爲六義然後言六義之數四科之目十哲之名復引佛法比方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四

科可比六度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僧難云曾參至孝百行之先何故不列於四科居易又爲辯析乃曰儒書與義旣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然所問者不過芥子納須彌山一節而已後問道士黃庭經中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道士却問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觀其問答旨意初非幽深微妙不可測知唐帝歲以此爲誕日上儀殊爲可省國朝命僧升座祝聖蓋本於此夫兄爲公

婦人呼夫之兄爲伯於書無所載子頃使金國時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賽願予爲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壻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爲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於是改兄伯字爲兄公視前所用大爲不侔矣王篇妘字音鐘注云夫之兄也然於義訓不若前語

政和文忌

蔡京顓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士而爲之鷹犬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鮑輝卿者言今州縣學攷試未校文學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以爲忌今悉紕之所宜禁止詔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爲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

也與夫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與民同患以爲哉音與災同而危亂凶悔非人樂聞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當時試文無幸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載於四朝志

瞬息須臾

瞬息須臾頃刻皆不久之辭與釋氏一彈指間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書分別甚備新婆沙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

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麥多三十年呼麥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翻爲一念一怛那翻爲一瞬六十怛刹那爲一息一息爲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摩睺羅翻爲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元豐三年詔知州軍不應舉京官職官者許通

判舉之蓋諸州守臣有以小使臣爲之而通判
官入京朝故許之薦舉今以小使臣守沿邊小
郡而公然薦人改官蓋有司不舉行故事也神
宗初即位以刑部郎中劉述今朝散久不磨勘
特命爲吏部郎中今朝請大夫樞密院言左藏庫副
使陳昉恬靜久應磨勘不肯自言帝曰右職若
效朝士養名而獎進之則將習以爲高非便也
翌日以兵部員外郎張問今朝請郎十年不磨勘特
遷禮部郎中今朝奉大夫其旌賞駕御各自有宜此

所以爲綜核名實之善政見四朝志

綠竹王芻

隨筆中載毛公釋綠竹王芻以爲北人不見竹
故分綠竹爲二物以綠爲王芻熙寧初右贊善
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賦綠竹詩背王芻古說而直以爲竹遂黜不取
富韓公爲相言史記敘載淇園之竹正衛產也
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予又記前賢所紀
仁宗時賈邊試當仁不避於師論以師爲衆謂

其背先儒訓釋特黜之蓋是時士風淳厚論者皆不喜新奇之說非若王氏之學也

親除諫官

仁宗慶曆三年用歐陽脩余靖王素爲諫官當時名士作詩有御筆新除三諫官之句元豐八年詔范純仁爲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爲司諫朱光庭范祖禹爲正言宣仁后問宰執此五人者如何僉曰外望惟允章子厚獨曰故事諫官皆薦諸侍從然後大臣稟奏今詔除出中得無

有近習援引乎此門寢不可啓后曰大臣實皆言之非左右也子厚曰大臣當明揚何爲密薦由是有以親嫌自言者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子厚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越法者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嘗被薦引者見爲臺臣則皆他徙今天子幼冲太皇同聽萬幾故事不可違光曰純仁祖禹實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寧臣避位子厚曰縝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懷姦當國者例此而引其親黨

恐非國之福後改除純仁待制祖禹著作佐郎
然此制亦不能常常恪守也

檢放災傷

水旱災傷農民陳訴郡縣不能體朝廷德意或
慮減放苗米則額外加耗之入爲之有虧故往
往從窄比年以來但有因賑濟虛數而冒賞者
至於蠲租失實於民不便者未嘗小懲宣和之
世執政不能盡賢而其所施行蓋有慰人心京
西運判李祐奏房州民數百人陳言災傷知州

李悝取其爲首者杖而徇之城市以戒妄訴用
此其州蠲稅不及一釐詔李悝除名簽書官皆
勒停祐又奏唐鄧州蠲災賑乏悉如法令均房
州不盡減稅致有盜賊詔均房州守令悉罷唐
鄧守貳各增一官秩百姓見憂出於徽宗聖意
而大臣能將順也

檀弓注文

檀弓上下篇皆孔門高第弟子在戰國之前所
論次其文章雄健精工雖楚漢閒諸人不能及

也而鄭康成所注又特爲簡當旨意出於言外
今載其兩章以示同志衛司寇惠子之喪子游
爲之麻衰牡麻經注云惠子廢適立庶爲之重
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
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子游
名習禮文子亦以爲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
而就諸臣之位注深譏之文子又辭曰子辱與
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
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

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
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子游趨而就客位注所
譏行按此一事儻非注文明言殆不可曉今用
五譏字詞意渙然至最後覺所譏所譏行六字
尤爲透徹也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
貢弔焉閹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
其廄而備容焉子貢先入閹人曰鄉者已告矣
注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閹人辟之注
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今人讀此段直如親立

季氏之庭親見當時之事注文尤得其要領云
左傳有害理處

左傳議論遣辭頗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豔之故
後人一切不復言今略疏數端以箴其失傳云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杜氏謂不
復專任鄭伯也周公闕與王孫蘇爭政王叛王
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以君之於臣而言
貳與叛豈理也哉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
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夫

國不義晉范吉射趙鞅交兵劉氏范氏世爲昏
姻萇私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夫
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國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爲
欺大國諸侯之卿跋扈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
分爲不正其他如晉邢侯殺叔魚叔魚兄叔向
數其惡而尸諸市其於兄弟之誼爲弗篤矣而
託仲尼之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益已
以弟陳尸爲兄榮尤爲失也

夫人宗女請受

戚里宗婦封郡國夫人宗女封郡縣主皆有月俸錢米春冬絹綿其數甚多嘉祐祿令所不備載頃見張掄娶仲儻女封遂安縣主月入近百千內人請給除糧料院幫勘左藏庫所支之外內帑又有添給外庭不復得知因記熙寧初神宗與王安石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貫者嫁一公主至用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貫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皂紬檐元德皇后嘗以金線緣幃而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俸料以問獻穆大主再三始言其初僅得五貫耳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錢者禮與其奢寧儉自是美事也一時旨意如此不聞奉行以今度之何止十百倍也

蜀茶法

蜀道諸司惟茶馬一臺最爲富盛茶之課利多寡與夫民間利疚他邦無由可知予記東坡集有送周朝議守漢州詩云茶爲西南病昨俗記二李何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注二李杞與穆

也六君子謂思道與姪正孺張永徽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初熙寧七年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經畫買茶以蒲宗閔同領其事蜀之茶園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錢三百折絹一匹三百二十折紬一匹十錢折綿一兩二錢折草一圍凡稅額總三十萬杞劾設官場歲增息爲四十萬其輸受之際徃徃壓其斤重侵其加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劉佐體量多其條畫於是宗閔乃議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

場蜀茶盡權民始病矣知彭州呂陶言天下茶法旣通蜀中獨行禁權況川峽四路所出茶貨比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諸路旣許通商兩川却爲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斯上盡權民茶隨買隨賣或今日買一千明日即作十三千賣之比至歲終不可勝筭豈止三分而已佐杞宗閔作爲敝法以困西南生聚佐坐罷去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陶亦得罪侍御史周尹復極論權茶爲害罷爲湖北提點刑獄利路漕臣張宗諤

張升卿復建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稷劾其踈
謬皆坐貶秩茶場司行劄子督綿州彰明縣知
縣宋大章繳奏以爲非所當用稷又詆其賣直
鈞奇坐衝替一歲之間通課利及利息耗至七十
六萬緡有奇詔錄李杞前勞而官其子後稷死
於永樂城其代陸師閔言其治茶五年獲淨息
四百二十八萬緡詔賜田十頃凡上所書皆見
於國史坡公所稱思道乃周尹永徽乃二張之
一元鈞乃呂陶文輔乃大章也正孺孳尙之事

不著

判府知府

國朝著令僕射宜徽使使相知州府者爲判其
後改僕射爲特進官稱如昔時唯章子厚罷相
守越制詞結尾云依前特進知越州雖曰黜典
亦學士院之誤同時執政蔣穎叔以手簡與之
猶呼云判府而章質夫只云知府蓋從其實予
所藏名公法書冊有之吾鄉彭公器資有遺墨
一帖不知與何人其辭曰某頓首知郡相公閣

下是必知州者故亦不以府字借稱今世最爾
小壘區區一朝官承乏作守吏民稱爲判府彼
國偃然居之不疑風俗淳澆之異一至於此

歌扇舞衣

唐李義山詩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
人張懷慶竊爲已作各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爲
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剥之誚予
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
山雲愛舞衣絕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
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
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爲對也

官會折閱

官會子之作始於紹興三十年錢端禮爲戶部
侍郎委徽州劊樣捺造紙五十萬邊幅皆不翦
裁初以分數給朝士俸而於市肆要鬧處置五
場輦見錢收換每一千別輸錢十以爲吏卒用
商賈入納外郡綱運悉同見錢無欠數賠償及
脚乘之費公私便之旣而印造益多而實錢浸

少至於十而損一未及十年不勝其弊壽皇念其弗便出內庫銀二百萬兩售於市以錢易楮焚棄之僅解一時之急時乾道三年也淳熙十二年邁自婺召還見臨安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錢兌一楮因入對言之喜其復行天語云此事惟卿知之朕以會子之故幾乎十年睡不着然是後曩弊又生且偽造者所在有之及其敗獲又未嘗正治其誅故行用愈輕迨慶元乙卯多換六百二十朝廷以爲憂詔江浙諸道必以

七百七十錢買楮幣一道此意固善而不深思用錢易紙非有微利誰肯爲之因記崇寧四年有旨在京市戶市商人交子凡一千許損至九百五十外路九百七十得買鬻如法毋得輒損願增價者聽蓋有所贏縮則可通行此理固易曉也

飛鄰望鄰

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然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縣權

賣坊場而收淨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從而生
徃徃鬻其抵產抑配四鄰四鄰貧乏則散及飛
鄰望鄰之家不復問遠近必得償乃止飛鄰望
鄰之說誠所未聞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
奏疏論之雖嘗暫革至紹聖又復然

衙參之禮

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參謁至晡時僚
屬復伺於客次胥吏列立廷下通刺曰衙以聽
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則翌旦

又通謝刺此禮之起不知何時唐岑參爲虢州
上佐有一詩題爲衙郡守還其辭曰世事何反
覆一身難可料頭白翻折腰還家私自笑所嗟
無產業妻子嫌不調五斗米留人東溪憶垂釣
然則由來久矣韓詩曰如今便別官長去直到
新年衙日來疑是謂月二日也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十八則

內職命詞

內庭婦職遷敘皆出中旨至中書命詞如尚書
內省官固知其爲長年習事如司字典字掌字
知其爲主守之微者至於紅紫霞帔郡國夫人
則其年齡之長少爵列之崇庠無由可以測度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直前奏事時
兼權中書舍人高宗聖訓云有一事待與卿說
昨有宮人宮正者封夫人乃宮中管事人六十

餘歲非是嬪御恐卿不知兄奏云係王剛中行
詞剛中除蜀帥係臣書黃容臣別撰入上領首
後四日經筵留身奏事奏言前日面蒙宣諭永
嘉郡張夫人告詞既得聖旨即時傳旨三省欲
別撰進昨日宰臣傳聖旨令不須別撰上曰乃
皇后閣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歲宮正乃執事
者昨日宰執奏欲換告亦無妨礙不須別進今
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稱呼耳蓋昨訓詞中稱其
容色云

蔡京除吏

唐天寶之季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大集
選人注擬於私第故事注官訖過門下侍中給
事中國忠呼左相陳希烈於座隅時改侍中為左相給
事中在列曰既對注矣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
二人與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前國忠誇謂諸妹
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史策書此以見國忠顯
政舞權也然猶令侍中給事同坐以明非矯若
蔡京之盜弄威柄則又過之政和中以太師領

三省事得治事于家第卞以開府在經筵嘗挾
所親將仕郎吳說往見坐于便室設一卓陳筆
硯置玉版紙闊三寸者數十片于上卞言常州
教授某人之淹滯曰白初登科作教官今已朝
奉郎尚未脫故職京問何以處之卞曰須與一
提學京取一紙書其姓名及提舉學事字而缺
其路分顧曰要何地卞曰其家極貧非得俸入
優厚處不可於是書河北西路字付老兵持出
俄別有一兵齎一雙緘及紫匣來乃福建轉運

判官直龍圖閣鄭可簡以新茶獻即就可漏上
書祕撰運副四字授之卞方語及吳說曰是安
中司諫之子頗能自立且王逢原外孫與舒王
夫人姻眷其母老欲求一見闕省局京問吳曾
踏逐得未對曰打套局適闕又書一紙付出少
頃卞目吳使先退吳之從姊嫁門下侍郎薛昂
因館其家纔還舍具以告昂歎所見除目之迅
速昂曰此三者已節次書黃矣始知國忠猶落
第義也

題先聖廟詩

兗州先聖廟壁嘗有題詩者云靈光殿古生秋
草曲阜城荒散晚鴉惟有孔林殘照日至今猶
屬仲尼家不顯姓名頗爲士大夫傳誦予頃在
福州於呂虛已處見邵武上官校書詩一冊內
一篇題爲州西行州西者蔡京所居處也注云
靖康元年作時京謫湖湘子孫分竄外郡所居
第摧毀索寞殆無人跡故爲古調以傷之凡三
十餘韻今但記其末聯云君不見喬木參天獨

樂園至今仍是溫公宅其意甚與前相類紹興
二十五年冬秦檜死空其賜宅明年開河役夫
輦泥土堆于墻下天台士人左君作詩曰格天
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見洛陽圖白
髮但知郿塢積黃金直言動便遭羅織舉目寧
知有照臨炙手附炎俱不見可憐泥滓滿墻陰
語雖紀實然太露筋骨不若前兩章渾成也左
頗有才最善謔二十八年楊和王之子僕除權
工部侍郎時張循王之子子顏子正皆帶集英

脩撰且進待制矣。會葉審言自侍御史楊元老自給事中徙爲吏兵侍郎。蓋以繳論之故。左用歇後語作絕句曰：木易已爲工部侍，弓長肯作集英脩。如今臺省無楊葉，豚犬超墜卒未休。左居西湖上好事情，請謁人或畏其口。後竟終於布衣。

季文子魏獻子

擬人必於其倫。後世之說也。古人則不然。魯季文子出一莒僕而歷引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曰：

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晉魏獻子爲政以其子戊爲梗陽大夫。謂成鱣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鱣誦大雅文王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比于文王之句，而以爲九德不愆，勤施無私。曰：類擇善而從之。曰：比言主之舉也。近文德矣。且季孫行父之視舜，魏舒之視文王，何啻天壤之不侔，而行父以自比，舒受人之諛，不以爲嫌，乃知孟子所謂顏淵曰：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非過論也

尊崇聖字

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聖爲尊
崇雖詩書禮經所載亦然也書稱堯舜之德但
曰聰明文思欽明文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至
益之對舜始有乃聖乃神之語洪範睿作聖與
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同列於五事其
究但曰聖時風若咎證至以蒙爲對惟聖罔念
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則以狂與聖爲善惡之對

也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則以聖與否爲對
也下文或肅或謀或哲或又蓋與五事略同人
之齊聖不過飲酒溫克而已左傳八愷齊聖廣
淵明允篤誠周官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皆混於
諸字中了無所異以故魯以臧武仲爲聖人伯
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而孟子以爲否

勝字訓

勝之義爲送春秋所書晉人衛人來勝皆送女
也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勝子

其義亦同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釋文云滕達也九家皆作乘而鄭康成虞翻作滕而亦訓爲送云

周禮奇字

六經用字固亦閒有奇古者然惟周禮一書獨多予謂前賢以爲此書出於劉歆歆常從揚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法爲灋柄爲枋邪爲衰美爲媿呼爲嘑拜爲擗詔爲磬怪爲傀暴爲覘擗爲籍風爲飄鮮爲鱣槁爲蕘螺爲羸脾

爲麤魚爲戲埋爲貍吹爲歛咳爲械暗爲黯柝爲櫟探爲擗翅爲翼摘爲砉駭爲駭擊爲擊辜爲樺掬爲輦羃爲棋藻爲藻具爲頂叩爲敏艱爲藟魅爲魁與夫廋曠胖鱗盍眦剗醜臬藟箔鬻栖綉龠與槩棘之類皆他經鮮用予前已書之而不詳悉若考工記之字又不可勝載也

大禹之書

夏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其前三章是也禹之謨訓捨虞夏二書外他無所載漢藝文志雜

家者流有大侖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侖古禹字也意必依倣而作之者然亦周漢間人所爲今寂而無傳亦可惜也

隨巢胡非子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書今不復存馬摠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踈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賢

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爲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鼃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威公以魯爲南境魯憂之曹劇匹夫之士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說亦卑陬無過人處

別國方言

今世所傳揚子雲輜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爲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爲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

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帝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

者爲之云

縱史

史記衡山王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漢書傳云日夜縱史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顏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史謂獎勵也揚雄方言云食閭慫慙音與上同勸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閭亦謂之慫慙今禮部韻略收入漢注皆不引用

揔持寺唐勅牒

唐世符帖文書今存者亦少隆興府城內揔持寺有一碑其前一紙乾符三年洪州都督府牒僧仲暹次一紙中和五年監軍使帖僧神遇第三紙光啓三年十一月中書門下牒江西觀察使其後列銜者二十四人曰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杜遜能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檢校左僕射一人檢校司空二人檢校司徒八人檢校太保三人檢校太傅一

人檢校太尉三人檢校太師一人皆帶平章事
著姓太保兼侍中昭度不書韋字檢校太師兼
侍中一人太師兼中書令一人皆不著姓捨杜
孔韋三正相之外餘皆小書使字蓋使相也後
又有節度使鍾傳兩牒字畫端勁有法如士人
札翰今時臺省吏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雒陽
人職方員外郎李上交來豫章東湖見所藏真
蹟爲辨之云二十一人者乃張濬朱玫李福李
可舉李罕之陳敬瑄王處存王徽曹誠李康威

李茂正王重榮楊守亮王鎔樂彥祺朱全忠張
全義拓拔思恭時溥王鐸高駢也而注云見僖
宗紀及實錄以予考之自三相及拓拔樂彥祺
時溥張濬朱全忠李茂正諸人外如李克用朱
瑄王行瑜皆是時使相不應缺而朱玫王鐸王
重榮李福皆已死所謂太師中書令者史策不
載唯陳敬瑄檢校此官而兼中令最後者其是
歟他皆不復可究質矣

禁旅遷補

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遞進者謂之排連大禮後次年殿庭較藝乘輿臨軒曰推垛子其歲滿當去者隨其本資高者以正任團練使刺史補外州總管鈐轄小者得州都監當留者於軍職內陞補謂之轉員唯推垛之日以疾不趑赴者爲害甚重紹興三十二年四月予以右史午對時將有使事與上介張才甫同飯於皇城司有一老兵幘頭執黑杖子拜辭皇城幹辦官劉知閤泣涕哽噎劉亦爲惻然予

問其故兵以杖相示滿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營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軍都指揮使曾立戰功積官至遙郡團練使今年滿當出職若御前呈試了便得正任使名而爲近郡總管不幸小疾遂遭揀汰只可降移外藩將校在身官位一切除落方伏事州都監聽管營部轄三十年勤勞一旦如掃薄命不偶至於如是坐者同歎息憐之按崇寧四年有詔諸班直嘗備宿衛病告滿尚可療者殿前指揮使補外牢城指揮使

蓋舊法也

六言詩難工

唐張繼詩今人所傳者唯楓橋夜泊一篇荆公詩選亦但別有兩首樂府有塞孤一篇而皇甫冉集中載其所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踈潮至潯陽回去相思無處通書冉酬之而序言懿孫子之舊好祇役武昌有六言詩見憶今以七言裁答蓋拙於事者繁而費冉之意以六言爲難工故衍六爲七然自有三章曰

江上年年春早津頭日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猶聞薄暮鐘聲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暮雲犬吠雞鳴幾處條桑種杏何人門外水流何處天邊樹繞誰家山絕東西多少朝朝幾度雲遮皆清絕可畫非拙而不能也予編唐人絕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爲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

杯水救車薪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爲仁者

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
不勝火予讀文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
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
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
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於此

詘一人之下

蕭何諫高祖受漢王之封曰夫能詘於一人之
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六韜云文王
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賢者

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於一人之下則申
於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爲之然則蕭何之言其
出於此而漢書注釋諸家皆不曾引證

秦漢重縣令客

秦漢之時郡守縣令之權極重雖一令之微能
生死人故爲之賓客者邑人不敢不敬單父人
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沛中豪傑吏聞令有
重客皆往賀謂以禮物相慶也司馬相如游梁
歸蜀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來過之舍於都亭

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
召之并召令相如竊王孫女歸成都以貧困復
如臨邛王孫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
長卿人材足依且又令客柰何相辱如此注云
言縣令之客不可以辱也是時爲令客者如此
今士大夫爲守令故人往見者雖未必皆賢豈
復蒙此禮敬稍或戾於法制微有干託其累主
人必矣

之字訓變

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
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
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
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爲否也他皆倣此

之否豈贖六四變而為否也此皆妙也

式軒周史以周長其刺於昔刺於對筮之愚贖
曰蔽貲百不近藝以昧升也蓋之字之毒陰變
與高卧韜泮苗紉云之字曰因惠帝韜盈之字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二十則

蹇氏父子

蹇周輔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兩路其子序辰
在紹聖中乞編類元祐章疏案牘人為一帙置
在二府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此猶未足言
及居元符遇密中肆音樂自娛後守蘇州以天
寧節與其父忌日同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
不張樂其無人臣之義如是蓋舉世未聞也

神臂弓

神臂弓出於弩遺法古未有也熙寧元年民李宏始獻之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方受旨料簡弓弩取以進其法以壓木爲身檀爲梢鐵爲蹬子鎗頭銅爲馬面牙發麻繩札絲爲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二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筈神宗閱試甚善之於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紹興五年韓世忠又侈大其制更名克敵弓以與金虜戰大獲勝捷十二年詞科試日主司出克敵弓銘爲題云

勅令格式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是也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爲勅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爲式元豐編

勅用此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
假寧一門實載於格而公私文書行移並名爲
式假則非也

顏魯公戲吟

陶淵明作閑情賦寄意女色蕭統以爲白玉微
瑕宋廣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爲鐵心石腸人
而亦風流艷冶如此顏魯公集有七言聯句四
絕其目曰大言樂語囋語醉語於樂語云苦河
旣濟真僧喜新知滿坐笑相視成客歸來見妻

子學生放假偷向市囋語云拈鮓舐指不知休
欲炙侍立涎交流過屠大嚼肯知羞食店門外
強淹留醉語云逢槽遇麴便酩酊覆車墜馬皆
不醒倒著接鬮髮垂領狂心亂語無人並以公
之剛介守正而作是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
意平常無可咀嚼予疑非公詩也

紀年用先代名

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思太宗正觀明皇開
元爲不可跂及故改年爲正元各取一字以法

象之高宗建炎之元欲法建隆而下字無所本
孝宗以來始一切用正元故事隆興以建隆紹
興乾道以乾德至道淳熙以淳化雍熙紹熙以
紹興淳熙慶元以慶曆元祐也

中舍

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爲太子中
允無出身人爲太子中舍皆今通直郎也近時
士大夫或不能曉乃稱中書舍人曰中舍殊可
笑云蘇子美在進奏院會館職有中舍者欲預
席子美曰樂中旣無箏琵琶篳篥坐上安有國舍
虞比國謂國子博士舍謂中舍虞謂虞部比謂
比部員外郎中皆任子官也

多赦長惡

熙寧七年旱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
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
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論
務與衆異獨此說爲至公近者六年之間再行
覃霈婺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僕

之居爲僕父子四人所執投寘杵臼內搗碎其
軀爲肉泥旣鞠治成獄而遇巳酉赦恩獲免至
復登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莊收穀
茲事可爲寬憤而州郡失於奏論紹熙甲寅歲
至於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死惠姦長惡何補
於治哉

奏讞疑獄

州郡疑獄許奏讞蓋朝廷之深恩然不問所犯
重輕及情理蠹害一切縱之則爲壞法耿延年

提點江東刑獄專務全活死囚其用心固善然
南康婦人謀殺其夫甚明曲貸其命累勘官翻
以失入被罪予守贛一將兵逃至外邑殺村民
於深林民兄後知之畏申官之費即焚其尸事
發係獄以殺時無證尸不經驗奏裁刑寺輒定
爲斷配予持勅不下復奏論之未下而此兵死
於獄因記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
妻而殺之又殺兄子而彊其父與嫂約契不訟
於官鄰里發其事州以情理可憫爲上請審刑

院奏欲貸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姦亂之事特出於葉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雖爲無知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旣殺其兄仍戕其姪又罔其父背逆天理傷敗人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此旨可謂至明矣

醫職冗濫

神宗董正治官立醫官額止於四員及宣和中和自和安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祇候凡九百七十九人冗濫如此三年五月

始詔大夫以二十員郎以三十員醫效至祇候以三百人爲額而額外人免改正但不許作官戶見帶遙郡人並依元豐舊制然竟不能循守也乾道三年正月隨龍醫官平和大夫階州團練使潘攸差判太醫局請給依能誠例支破邁時在西掖取會能誠全支本色因依誠係和安大夫潭州觀察使月請米麥百餘碩錢數百千春冬綿絹之屬比他人十倍因上章極論之乞將攸合得請給令戶部照條支破孝宗聖諭云

豈惟潘攸不合得，并能誠亦合住了。即日御筆批，依仍改正，能誠已得真俸之旨，旋又罷醫官局。

切脚語

世人語音有以切脚而稱者，亦閒見之於書史中。如以蓬爲勃籠，槃爲勃闌，鐸爲突落，叵爲不可團，爲突樂，鉦爲丁寧，頂爲滴顛，角爲砣落，蒲爲勃盧精，爲即零，螳爲突郎，諸爲之乎，旁爲步廊，茨爲疾黎，圜爲屈孌，錮爲骨露，窠爲窟駝，是

也。

唐世辟寮佐有詞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寮佐，以至州郡差掾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南甲乙集、顧雲、編、橐、羅、隱、湘、南、雜、橐，皆有之。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牘行遣也。」錢武肅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吉主簿云：「勅淮南鎮海鎮

東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鍾
廷翰牒奉處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
居霅水累歷星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
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
吏俾期差攝勉效公方儻聞佐理之能豈恡超
昇之獎事須差攝安吉縣主簿牒舉者故牒貞
明二年三月日牒後銜云使尚父守尚書令吳
越王押此牒今藏於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
法其文則掌書記所撰殊爲不工但印記不存

矣謂主簿爲印曹亦佳

高子允謁刺

王順伯藏昔賢墨帖至多其一曰高子允諸公
謁刺凡十六人時公美徐振甫余中龔深父元
耆寧秦少游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司馬公休
李成季葉致遠黃道夫廖明略彭器資陳祥道
皆元祐四年朝士唯器資爲中書舍人餘皆館
職其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
稱名旣手書之又斥主人之字且有同舍尊兄

之目風流氣味宛然可端拜非若後之士大夫
一付筆吏也蔡忠惠公帖亦有其二一日襄奉
候子石兄起居朔旦謹謁一日襄別洪州少卿
學士蓋又在前十帖三十年之先也

蔡君謨書碑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工於書畫頗自惜
不妄與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
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
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詔職也國史傳所

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云鄉者得侍
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榜
至有勲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勅令書襄謂近世
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
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
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然後知蔡公
之肯意如此雖勲德之家請於朝出勅令書者
亦辭之不止一溫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
或未知之故載於此

楊涉父子

唐楊涉爲人和厚恭謹哀帝時自吏部侍郎拜相時朱全忠擅國涉聞當爲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爲汝累後二年全忠篡逆涉爲押傳國寶使凝式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此一楊涉也方其且相則對其子有不幸之語及持國

寶與逆賊則駭其子勸止之請一何前後之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懲白馬之禍喪其良心甘入六臣之列其可羞也甚矣凝式病其父失節託於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賢乎哉
佛胷卍字

法苑珠林敘佛之初生云開卍字於胷前躡千輪於足下又占相部云如來至真常於胷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蠲除穢濁不善行故予於夷堅丁志中載蔡京胷字言京死後四

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骨上隱起一
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正與此同以大姦
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曉也豈非天崩地
坼造化定數故產此異物以爲宗社之禍邪

蘇渙詩

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
于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
輿江浦忽訪老夫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
壯詞句動人涌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

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詩有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之語又有一篇
寄裴道州并呈蘇渙侍御云附書與裴因示蘇
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
思捐軀其褒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
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
跖以比莊躋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
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
謂靜隱者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

府帥其一曰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頃筐對空牀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巢成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送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讀此二詩可以知其人矣杜贈渙詩名爲記異語意不與他等

厥有肯哉

歲後八日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爲雞二爲犬三爲豕四爲羊五爲牛六爲馬七爲人八爲穀謂其日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用此也八日爲穀所係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之

門焉閨焉

左氏傳好用門焉字如晉侯圍曹門焉齊侯圍

龍盧蒲就魁門焉。吳伐曹吳子門焉。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及蔡公孫翩以兩矢門之。門于師之梁門于陽州之類皆奇葩之語也。然公羊傳云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又傑出有味何休注堂無人焉之下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焉者休之學可謂精切能盡立言之深意。

郡縣主壻官

本朝宗室袒免親女出嫁如壻係白身人得文解者爲將仕郎否則承節承信郎妻雖死夫爲官如故按唐正元中故懷澤縣主壻檢校贊善大夫竇克紹狀言臣頃以國親超授寵祿及縣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授檢校官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取前銜婺州司戶參軍隨例調集詔許赴集仍委所司比類前任正員官依資注擬自今已後郡縣主壻除丁憂外有曾任正員官停檢校官俸料後者准此處分

乃知壻官不停者恩厚於唐世多矣紹興中高
士轟尚僞福國長公主至觀察使及公主事發
誅死猶得故官可謂優渥

樂府詩引喻

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每
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至唐張
祜李商隱溫庭筠陸龜蒙亦多此體或四句皆
然今略書十數聯于策其四句者如高山重
芙蓉復經黃檗塢未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窻外

山魃立知渠脚不多二更機底下摸著是誰梭
淮上能無雨回頭揔是情蒲帆渾未織爭得一
歡成其兩句者如風吹荷葉動無夜不搖蓮空
織無經緯求匹理自難圍棋燒敗襖著子故依
然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攤門不安橫無復
相關意黃檗向春生苦心日日長明燈照空局
悠然未有期王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剪刀橫
眼底方覺淚難裁中身庭前棗教郎見赤心千
尋葦蘆枝爭柰長長苦愁見蜘蛛織尋思直到

明雙燈俱暗盡，柰許兩無由。三更書石闕，憶子
夜啼悲芙蓉。腹裏菱憐汝，從心起朝看暮牛跡。
知是宿啼痕，梳頭入黃泉。分作兩死計，石闕生
口中。銜悲不能語，桑蠶不作繭。晝夜長懸絲，皆
是也。龜蒙又有風人詩四首云：十萬全師出遙
知正憶君，一心如瑞麥。長作兩岐分，破槩供朝
爨。須知是苦辛，曉天窺落宿。誰識獨醒人，旦日
思雙屨。明時願早諧，丹青傳四瀆。難寫是秋懷，
聞道新更幟。多應發舊期，征衣無伴搗。獨處自

然悲皮日休和其三章云：刻石書離恨，因成別
後悲。莫言春蠶薄，猶有萬重思。鏤出容刀飾，親
逢巧笑難。目中騷客珮，爭柰即闌干。江上秋聲
起，從來浪得名。逆風猶挂席，苦不會允情。劉采
春所唱云：不是厨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
落，展轉恨還深。斡蠟爲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
斜結網，爭柰眼相鈎。尤爲明白七言，亦間有之。
如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又有情。玲瓏骰
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合歡桃核真堪恨，

裏許元來別有人是也近世鄙詞如一落索數
闕蓋效此格語意亦新工恨太俗耳然非才士
不能爲世傳東坡一絕句云蓮子擘開須見薏
楸枰著盡更無碁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
忘却匙蓋是文與意並見一句中又非前比也
集中不載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Printed in Japan